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  
第九回 因喜成悲三更驚夢 疑真恐假一味癡情

卻說寶珠去後，春妍便仍出來，見婉香還坐著出神。春妍便站在身邊，不敢作聲。婉香回過頭來道：「你怎麼還站在這裡？」春妍道：「小姐睡一會兒，養養罷。」婉香見是春妍，便臉上一紅道：「我不要睡，你去罷。」春妍只立著不走，慢慢的道：「小姐何苦來生什麼氣呢？咱們又不是一輩子老在這裡的。」婉香聽說，便向春妍看了一眼，早又簌簌淚下。春妍忙縮住口，暗暗想道：「怎麼這句話又傷心起來？」及細想一想，才知道自己無心講的，他聽的卻有心了，便也不敢再找話講。見婉香已拭著淚立起來道：「我睡罷。」春妍忙去疊被，伺候婉香睡下。婉香在枕上哭了一會，便朦朧睡去，見寶珠笑嘻嘻的進來道：「姐姐恭喜了！」婉香也便拭了眼淚，勉強笑道：「什麼事兒？可是太太准你收裊煙麼？」寶珠笑道：「那算什麼事？這個喜才是真真的喜呢！姐姐你試猜瞧？」婉香便想一想道：「可是三老爺高升了？」寶珠搖搖首道：「不是。」婉香又道：「可是你軟姐姐和蕊妹妹來了？」寶珠又搖首道：「不是。」婉香笑道：「那便我猜不到了。你快講明白罷，不要澀澀泥泥的，叫人難過。」寶珠只是嗤嗤的笑。一手來曳著婉香的手，只是對他憨笑。婉香半喜半嗔的道：「什麼事？你怎麼又不講了？」寶珠笑道：「我講了，怕你不和我好。」婉香著急道：「什麼事，你講了，我總和你好。不講，我便惱了。」寶珠欲說不說的道：「你和我好了，我才和你講。」婉香笑道：「這樣難到不算好麼？」寶珠嗤嗤的笑道：「這樣總算不得好。」婉香便漲紅了臉，啐道：「你不講，隨你。我睡我的便了。」寶珠卻不放手，因道：「我和你講，我太太……」說到這裡又嗤嗤的笑著不說了。婉香連問道：「太太怎麼講？」寶珠道：「太太說，今兒葉老太太給我提親。」婉香道：「怎麼？」寶珠笑道：「葉老太太給我提親聘你呢！」婉香惱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你莫非醉了麼？」寶珠正色道：「這是真的，誰謊你來。」婉香甩手道：「我不愛聽這瘋話兒。」說著仍走到牀裡去睡。寶珠卻一直跟到牀前，仍曳住手道：「姊姊你不願嗎？」婉香不語。寶珠又道：「姊姊你真不願嗎？你日後不要悔呢。」婉香正色道：「悔什麼，依你便怎樣？」寶珠道：「也沒有什麼樣，你願就是，你果然不願，我只白費了心血罷了。」婉香道：「有什麼願不願？你想有什麼願不願？」寶珠聽說，便狂喜道：「這才是我的好姊姊。」說著一手靠到婉香肩上來。婉香紅了臉，順手一推，寶珠便僕地倒下，一看已經死了。婉香急叫道：「寶珠，寶珠！」

春妍聽見忙進來，見婉香夢魘，忙撲著被兒道：「小姐醒醒！小姐醒醒！」婉香睜眼一看，便拗起來，曳住春妍的手哭道：「你怎麼便這樣了？」春妍見婉香還是囁語，便輕輕撲著他的肩兒道：「小姐，小姐，我在這裡呢。」婉香聽見，便忍住哭，定一定神，細細一看道：「你是春妍麼？寶珠呢？」春妍道：「寶珠沒有呢。」不道婉香驚魂未定，聽春妍說寶珠沒有了，便心裡一急，一翻眼直倒下去。

春妍聽他打個倒噎氣，便沒聲息了。忙叫道：「小姐！小姐！」聽婉香不應，忙上起帳子一看，見婉香面色急白，眼已翻上，便急急的叫了幾聲。婉香不應，春妍便哭出聲來，掐著唇中亂喚。

外面笑春、愛兒、海棠聽見，都忙跑進來。一見這個樣兒都著忙了，淘淘大哭起來。婆子、老媽們聽見，都落亂跑進來，卻只有亂喊小姐的力量，也沒個主見。還是春妍道：「你們只管亂著什麼？快去回上房裡請大夫來診脈看。」說著伸手去向婉香胸口一摸，尚是溫熱，便止住聲道：「你們不要慌，小姐剛飯後，傷了會子心，這會子又夢魘了，心迷了魂了，不妨事的。」

剛說著，外面院子裡已落亂的腳步聲進來，頭一個便是寶珠。春妍看見了忙去攔住他，不教他看。寶珠哪裡肯聽，死命的甩脫春妍，一氣跑到牀前。見婉香這個樣兒，便喊了兩聲姊姊，見不應他，便伸手去鼻邊一探，已沒得氣了，便放聲大哭道：「我再不想我姊姊竟……」說到這裡，早已嘔出一口血來，撲地往後倒了。春妍、笑春忙丟下婉香去看寶珠，見寶珠臉兒也急白了，嘴唇兒也青了，只打著倒噎氣，沒有一口轉氣，連眼珠兒也掉上了，春妍便急得手足無措。

剛滿屋子亂著，柳夫人已急急趕來，瞥眼見眾人圍著一人，在地下亂著，便忙趕一看，卻是寶珠，已經這個樣兒，便放聲哭道：「我的兒，你怎麼跑到這裡來？也這樣了？」春妍也放聲大哭了。

笑春見婉香面前沒得一人，便走到婉香前面去喊婉香，婉香仍是不應，像已死了，便大哭起來。又想，婉香已到了這個地步，大家還只圍著寶珠，不來看婉香，想到這裡，一法哭的凶了。柳夫人聽見笑春哭得凶，才記得自己原為婉香來的，便到婉香的牀前一看，連忙搖手道：「不要亂！不要亂！不妨事的！婉兒的嘴唇兒還不青呢。」笑春聽柳夫人分出彼此來，便一肚子氣，不管好歹的回道：「氣也絕了，還說嘴唇不青呢。」說著大哭起來。柳夫人也不計較，再三止住哭聲，滿屋子靜了靜。

忽寶珠哭出聲來。春妍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好了！好了！」柳夫人便趕過來看寶珠，已哭得淚人兒一般道：「姊姊真舍了我麼？」柳夫人忍著淚道：「寶珠，寶珠，你醒來。你姊姊在這裡呢。」寶珠隱隱聽見，便醒過來。睜眼一看，見柳夫人拿著燭火照他，便急急忍住哭，定一定神，看看滿屋子的人，又忍不住哭道：「姊姊呢？」柳夫人也簌簌淚下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心清清，你姊姊在那裡呢。」寶珠便走到婉香牀前，柳夫人也跟著過來。寶珠曳著婉香的手，哭著喊了幾聲，婉香仍不答應，便向他耳邊哭喚道：「姊姊你當真的這樣了麼？」說著淚珠兒早滴滿了婉香一臉。

婉香忽然心裡一清，便睜開眼來一看，見是寶珠哭他，便接近臉兒認道：「寶珠！你不是寶珠嗎？」寶珠哭著應道：「姊姊！姊姊！我在這裡。」婉香便拗起身來，卻拗不起，便在枕上哭道：「寶珠，你急死我了！」寶珠也哭道：「姊姊，你真真急死我呢！」柳夫人見婉香開了口，便念了幾聲佛道：「婉兒，我的兒，你怎麼了？」婉香聽見柳夫人聲音，定睛一看，正是柳夫人站在面前。寶珠卻伏在自己睡的枕上，臉對臉的哭，便吃了一驚，連連拗起身來。柳夫人道：「婉兒你怎麼了？這會子心裡覺得怎樣？」婉香口裡說沒什麼，眼裡早長一行短一行的淌下淚來。

春妍倒了兩碗參湯進來，遞與婉香，又遞一杯給寶珠喝了。寶珠眼睜睜的四下看了會子，心裡也清了好些。見柳夫人坐在牀沿上，便站開些。柳夫人看見道：「寶珠，你就這裡坐會兒，給你姐姐瞧瞧。」婉香此時心也清了，聽說，便漲紅了臉。暗想：「這個光景，這夢像是真的了。」又想：「幸而寶珠尚在，倘若真被我一推跌死了，那便怎麼……」想到這裡，又要哭了。又看寶珠，原好端端的坐在自己身邊，又覺好笑。寶珠見他有些笑影兒，便問道：「姊姊，你夢見什麼來，便到這個樣兒？」婉香想一想道：「我夢見失手將你一推，你便跌倒在地死了。」剛說到死了兩字，忙要縮住，卻已來不及了。便接著說道：「我想這便怎麼？我喚你，你不應。我隱約記得春妍進來，我問他寶珠呢？他說寶珠沒有了。我當是說死了的沒有了，不由得一急，便昏過去。又看見你果然倒在地下，臉兒也變色了，嘴唇也青了，眼兒也閉了，還是笑春和春妍幫我扶你起來，我才慢慢的喚你醒來。見你醒了，我才放心，卻不知道怎麼我也醒了。你這會子原好好著，這不是夢魘嗎？」說著又露了個笑影。柳夫人道：「我的兒，這到不是夢魘。你弟弟分明為你急死，才回過呢。」寶珠忙掩過說：「沒有，沒有。太太講著玩的。」柳夫人便也不講。婉香便看了寶珠一眼，低下頭去。

外面報道：「金爺來了。」寶珠便要去接，柳夫人一把扯住道：「你又不顧自己了。」寶珠便站住，替婉香放下帳子。笑春早端張幾兒，安在帳門前，擺下個手枕兒，柳夫人便叫請金爺進來。

外面答應著，門簾動處，金有聲進來，先向柳夫人請安。寶珠也勉強與金有聲請安道勞。柳夫人道：「這早晚還要勞駕，真是熟不知禮了。」金有聲也謙讓了幾句。愛兒、海棠已站在帳前，說請金爺診脈。有聲便低著頭，走近帳前。婉香向帳外伸出手腕來，海棠拿塊帕子遮蓋上。金有聲只立著診脈，不敢坐下。柳夫人道：「請坐了細細的診。」金有聲應著，便略坐一點兒。頭低著，向外面屏聲斂息的診了一會，便換了手，又診一會，放下手，退下來向柳夫人道：「小姐的貴恙不妨事的。不過魂魄不安，受了些驚嚇氣惱，以致如此。」柳夫人道：「那便請金爺打個方子，回來再給寶珠瞧瞧。」金有聲答應著，寶珠便扶著愛兒陪出房

去。到中間坐下，看有聲打起方子來道：

左寸浮散，肝膽脈沈細而緊，兩尺細弱，心包邪熱炎甚，法宜清滋。琥珀粉、青花龍骨、遠志肉、茯神、焦山、大生地、茯苓、四制香附、陳皮、燈芯。

寫畢，注明重量，遞與寶珠。寶珠看了，便也請金有聲診看。有聲診畢道：「今兒敢是失血過麼？」寶珠道：「不曾。」愛兒在旁點首道：「曾嘔出一口兒紅的。」金有聲道：「可不是嗎？這不當要的，爺千萬保重才是呢。」寶珠聽說，自覺心痛，不禁倒下淚來。金有聲道：「不妨事，吃兩劑藥調養會兒，便好了。」便拿了紙寫了方子，又審定一會，送與寶珠。說吃這麼一劑安神，不要走動費心，明兒再過來請安，便好下補劑了。說著告辭去了。

寶珠扶著愛兒進來，見笑春、春妍、海棠都站著。婉香牀裡擺了張湘妃竹幾兒。婉香一手靠在幾上，托著腮和柳夫人講話，臉龐兒早清減了好些。柳夫人見寶珠進來，便道：「方子拿出去打了麼？」寶珠點點頭說打去了。說著看看婉香道：「姊姊這會覺得怎樣？」婉香道：「也沒什麼。不過心裡空空洞洞的，人覺得輕了許多，頭裡這身子兒便不像是我的了。任他們喊著、推著，我也不知道。春妍把我的唇中兒也搯破，我此刻才覺痛呢。」寶珠看他唇中上，果然兩個深深的血指印兒，心裡著實疼他。想替他揉揉，當不得柳夫人在面前不好動手。便看了他一眼，暗闔心痛。柳夫人道：「你也該轉去躲一會養養。頭裡哭得什麼似的，難道一會子便好了麼？正經傷神的呢。」寶珠坐在牀沿上搖首道：「我沒什麼。這樣坐坐談談就好。勝似一個兒睡在牀裡悶呢。」柳夫人便也由他。因笑道：「頭裡真急得沒腳兒走呢。這邊一個，那邊也是一個，叫我管哪一個好呢。」婉香微微一笑，笑春也一笑。婉香聽笑春也笑，便向笑春看了一眼，像是冷笑的光景，婉香便猜著八九分，暗暗點首。

忽門外老婆子們報道：「東府裡太太和珍大奶奶、兩位小姐來了。」婉香便反睡了。寶珠將幾兒拿出放在地下，自己便走了開去。柳夫人便也站起來，見袁夫人同著藕香、美雲、麗雲進來。袁夫人便走向牀前道：「姐兒怎麼樣的？」婉香便在枕上側一側，像要拗起來的光景。袁夫人連忙止住道：「你躺著罷，不要這樣拘禮。」婉香便在枕上告罪。袁夫人向牀沿上坐下。春妍已將兩邊帳幔一齊捲起。婉香道：「這會兒好了。要太太受驚，真是大動經界了。」袁夫人謙了幾句，又道：「大夫來過了麼？」寶珠便只說是受了些邪熱，所以夢魘住了。袁夫人又向婉香道：「你本來是單弱的，經不起什麼風浪。你在這裡離太太那邊又遠，又沒得人照顧你，樣式總要自己珍攝才是。」婉香便在牀沿上道謝。袁夫人又向寶珠道：「聽說你也昏過去了，可有這事麼？」寶珠連說沒有。柳夫人笑道：「他見他姊姊這樣了，他便也急壞了。」袁夫人笑道：「倒是這孩子心熱，難怪他姊姊們都和他好。」柳夫人道：「這也是兩個要好，所以痛癢相關。不然便病得再凶些，也不到這個地步。」婉香聽柳夫人這話，心裡著實受用。又因這個好字，想到夢裡寶珠講的那好字，不禁又紅了臉。袁夫人卻不理會，早走開和柳夫人講話去。

藕香趁空兒便同美雲、麗雲走近來問好。婉香在牀上點首兒道：「我真正過不去了，又驚動大嫂子和姐姐，妹妹呢。」藕香道：「這是講哪裡話來？我聽說妹妹病的凶，我慌得什麼似的，走也走不快了。到這會子見了面，才把我這心放下。」婉香笑笑，便問美雲道：「大姊姊這時候還不睡嗎？」美雲道：「我剛在那裡看丫頭們疊箱子，聽見外面亂著，說花二小姐……」說到這裡一頓口道：「病了。我連忙回過太太，同著過來，都急什麼似的，幸而好了。這真是祖宗保佑呢！」婉香笑道：「我的祖宗還在蘇州，怕沒有人替我打電報去通知，管不到呢。」麗雲笑道：「你到了我們這裡，我們祖宗便也肯管你了。」婉香聽了這話像是雙關，便有些高興起來，向美雲道：「明兒軟姐姐和蕊妹妹可真的來麼？」不知美雲怎麼說，且住。這便是：

柔魂一縷輕於絮，熱淚雙行貴似珠。